

## 再谈《献给爱米丽的玫瑰》 ——答刘新民先生

肖明翰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叙述者是旧传统的代言人, 他为镇上人推卸造成爱米丽的悲剧的责任。爱米丽的爱情悲剧不是新旧的冲突而是以清教思想为核心的旧传统造成的。福克纳对待传统与变革的态度复杂而矛盾, 他既批判了南方清教传统, 也对一些传统美德的沦丧感到遗憾, 同时他对工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也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关键词]**叙述者; 主题; 福克纳; 清教传统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1—0040—06

最近拜读了刘新民先生的《主题、人物、艺术手法》[1]。刘先生在文中对拙文《为什么献给爱米丽一朵玫瑰?》[2]的一些看法提出了商榷意见。文学不是数学, 对文学作品有不同的理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越是杰出的作品, 就越会给人更多不同的感受和启迪。这或许正是伟大作品所特有的那种永恒的魅力之所在。另一方面, 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相互学习、认真切磋和正常争鸣。我与钱满素先生商榷, 现在刘先生与我探讨, 窃以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目前外国文学研究中缺乏探索和争鸣。但要进行探索和争鸣, 首先就必须提倡认真踏实的学风, 认真钻研文本。有些文章充满了观点和结论, 却因为缺乏足够的论据和认真的论证, 而让人感到这些观点和结论似乎像没有根的东西。换句话说, 它们与其说是来自于对文本的认真研究, 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作者自己的“灵感”或别人的评论。其实优秀的评论传统, 不论中外, 其基础都是对文本的认真钻研。不论新批评派受到了什么责难, 它关于细读

文本的那份遗产还是被优秀评论家们继承下来。不论当今形形色色的“新新批评派”如何新法, 它们的一个基本路数仍然是对文本的认真研读。

当然这绝不是说刘先生没有研读原件。刘先生不仅对这篇故事的艺术手法作了简略而恰当的分析, 而且还就故事中关于爱米丽家的房屋的描写、爱米丽同税收人员的冲突以及她不准埋掉她父亲的尸体等事件提出了有证有据的看法。尽管我对这些看法本身有一些不同意见, 但这毕竟是刘先生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提出的, 而且总的来说言之有据, 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刘文最大的问题恐怕也正是其中有许多缺乏证据和论证的观点。本文将试举几例与刘先生商榷。至于对《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这篇故事的理解与分析, 凡是拙文《为什么献给爱米丽一朵玫瑰?》中已有的, 这里将尽量避免重复。

这里想先谈一下这个故事的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刘先生说“认定叙述者不可靠”[1], 不完全正确。我只是说他“不太可靠”, “不是……很可靠”[2](108页)。此间区别是明显的。更重要的是, 我的确

**[收稿日期]**1998—11—12

**[作者简介]**肖明翰(1951—), 男, 四川自贡人,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哲学博士, 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根据叙述者两处的说法自相矛盾论证他不太可靠,其中的重要证据就是那两个“first”。刘先生不同意,认为“起初(first)”一词可以指“一段时间”,有“伸缩性”,在那段时间里,“爱米丽与荷默的关系可能发生某种变化,因而叙述者(或镇上人)的看法也会不同,这应该是很自然的”[1](104页)。首先,把英文的“first”完全等同于中文的“起初”就值得商榷。其次,刘先生也应该花点工夫,谈一谈在这个故事中,那两个“first”,孰先孰后,如何伸缩,爱米丽和荷默的关系如何变化,叙述者和镇上人的看法又怎样不同,来证明叙述者不是自相矛盾因而是可靠的,而不能仅仅靠“可以”、“可能”、“会”进行推测,更不能“应该是很自然的”来代替具体的论据和论证。

拙文《为什么献给爱米丽一朵玫瑰?》的一个中心内容是试图说明杰弗逊镇上的人及其以清教思想为核心的旧传统,也就是我在其它地方所说的“南方妇道观(southern womanhood)”[3],是造成爱米丽的悲剧的真正原因。刘先生认为“此说不能成立”[1](103页)。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在作品中找出了各种证据,并尽我所能作了仔细论证,前后用了两三千字。如果我的结论不能成立,那么问题只可能出在我的论据和论证上。然而刘文对我的论据和论证未提出任何质疑。当然刘先生也可以从作品中找出论据来驳斥我的观点。他提出的唯一理由是“贵族出身的爱米丽从未把镇上人放在眼里……从未屈服过,何来镇上人造成爱米丽的悲剧之理?”[1](103页)姑且不论这样的推理是否充分,首先,“爱米丽从未把镇上人放在眼里”的说法就值得商榷。爱米丽的确十分高傲倔强,但她是在南方清教妇道传统中长大的女人,难免受其影响。她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自然知道传统势力的力量。如果她真的对流言蜚语毫不在乎,她为何有意“把头抬得高高”,并且“仿佛……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森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4]。爱米丽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福克纳一再强调说她是“一个青年姑娘,怀着一个青年姑娘所怀有的那种得到爱和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的正常愿望”,她“只是想被爱和爱人并得到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5](185页)。然而她连一个女人最正常也最正当的愿望也得不到。当她拼命想抓住生活中最后一个机会的时候,镇上人却一再干涉。她的高傲其实只是她的心理防御,是她这么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保护自己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

利的唯一手段。关于爱米丽毒死伯隆的原因,刘文断言:“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荷默除喝酒谈笑外无意与爱米丽成婚,骄矜孤傲的爱米丽不肯善罢干休,于是买来砒霜毒死了荷默”[1](103页)。关于这一看法以及荷默的性格和他同爱米丽之间的关系,我在文中根据故事里的证据作了上千字的讨论,也是拙文的中心内容之一。刘先生既然与我商榷,直接驳斥我的观点,却对我的论据和论证不置一词,实在令人遗憾。如果刘先生的说法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那么爱米丽为什么不早不迟偏偏在她两个堂姐妹在她家时买砒霜?其实,在谈到爱米丽买砒霜时,故事专门提到那时她两个堂姐妹正在她家中,是有深意的。故事为什么要专门提这一点?这两个堂姐妹连爱米丽父亲的葬礼都不来参加,这时却为什么打老远从亚拿巴马赶来?她们赶来干什么?又是谁把她们搞来的?这些关键问题不难在故事中找到答案,而且拙文也用了大量篇幅讨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刘文却对两个堂姐妹在爱米丽的悲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讳莫如深,闭口不谈。这很难说是粗心或不重视,恐怕是有意的沉默,因为对这两个堂姐妹所起的作用的认真讨论必然会导致与刘文基本看法的冲突。然而这种“沉默”(silence),借用解构主义的术语,也同样在“消解”着刘先生自己的观点。

刘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主题是新旧冲突,也就是他说的“没落贵族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1](101页)。他说:“爱米丽与荷默之间的恋情是整个故事的中心所在,因而构成了新旧对峙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更为具体、尖锐的矛盾冲突”[1](102页)。的确,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是这个故事的中心,然而说它“构成了”新旧冲突就值得商榷了。令人遗憾的是,刘先生没有举出任何能表明他们之间带有“新旧对峙”性质的“具体、尖锐的矛盾冲突”的例证。他所提出的他们之间冲突的唯一例子是“荷默除喝酒谈笑以外无意与爱米丽成婚”,这恐怕实在难以理解为新旧冲突。不仅如此,刘文甚至说:“这篇小说,乃至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主题,是揭示新旧冲突及没落旧贵族拘执愚顽的心态”[1](103页)。这里连“之一”都不用,就这么简单地把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所包含的14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的主题归纳为“揭示新旧冲突及没落旧贵族拘执愚顽的心态”,未免太轻率了吧!就算把“新旧冲突”作最宽泛

的理解,我们恐怕也不能说《我弥留之际》、《圣殿》、《八月之光》以及其它一些重要著作的主题是新旧冲突。即使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下去,摩西》等描写大家族没落的作品,它们的主题也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新旧冲突。至于在那些比较突出地表现新旧冲突的小说如《村子》、《小镇》、《大宅》中,与其说福克纳主要是在揭示“没落贵族阶级拘执愚顽的心态”,不如说是在谴责和嘲讽工商势力即刘文所说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冷酷、贪婪与无耻。另外,许多约克纳帕塔法小说中连没落贵族的影子都没有,不知揭示他们的心态又从何说起?其实福克纳的作品的主题是多种多样的,即使是最突出的主题都有好几个,比如对清教主义的批判、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谴责、对工商主义的鞭笞,当然还有大家族的没落、新旧冲突等等。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刘先生还犯了一些背景知识方面的错误。比如他说:“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南方种植园经济、蓄奴制日趋崩溃,工业文明、城市化建设勃然兴起”[1](101页)。刘文多次表达了这种观点。其实蓄奴制作为一种制度在战后即被废除,而不是“日趋崩溃”的问题。至于工业文明、城市化建设在战后就“勃然兴起”也与史实不符。事实是,战后南方经济停滞不前,工商业发展极为缓慢,到20世纪初南方还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社会,只有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十万。直到一战时期这种情况才有较大改变,而南方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则主要发生在二三十年代以及随后的时期,这也正是成就辉煌的南方文艺复兴时期。

刘文之所以如此误读历史,主要是为了把伯隆说成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否则他的新旧冲突论就无法成立。刘先生说伯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了那个前进的,生机盎然的新世界”[1](103页)。他甚至发挥想象力把伯隆同斯诺普斯扯在一起并“强调”指出:“荷默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斯诺普斯及其家族一样,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给南方带来了工业文明,同时也与南方的奴隶主贵族世家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可见,荷默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104页)。简直越说越离谱。在几千页的约克纳帕塔法作品中,荷默的故事不过几页,就连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他也不过是一个次要人物。更重要的是,荷默根本不是什么

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故事明明说他是“拿日工资的人”(day laborer)。所谓“day laborer”是指那种干一天活儿拿一天工资的非熟练工人,特别指体力劳动者。说白了,就是临时工。他只不过是雇来做一队黑人修路工的工头,不知怎么竟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故事里,福克纳没有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来描写,也没有嘲笑和批判他。刘文也同样没把他当作反面人物看,然而刘先生竟把他同福克纳笔下的头号反面人物也是作者最蔑视和最严厉鞭笞的人物斯诺普斯扯在一起,认为是“一样”的人!顺便提一下,所有所谓“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康普生家族的败类杰生到弗莱姆·斯诺普斯,福克纳无不憎恨、蔑视和讨厌。

刘先生把一个临时工看成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要是因为他眼中的新旧冲突的另一方、“冥顽不化”的爱米丽在他看来“代表了衰朽没落的南方贵族阶级”[1](101页),“是旧秩序的卫道士”[1](103页)。因此,“新旧”双方必须旗鼓相当,壁垒分明。这完全是用自己头脑中的模式去套作品。关于爱米丽,我在文中从未否认过她身上有旧传统的影响,她毕竟是旧传统中长大的人而且后来又与世隔绝。我说过,在她的爱情悲剧之后,“她因为生活在过去,难免成为过去时代的人,但她绝不是‘传统的化身’,而是它的牺牲品”[2](111页)。我认为,镇上“那些传统保守的人们”“比爱米丽更‘传统’,然而却正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叙述者,把她看作是‘传统的化身’”[2](106页)。刘先生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从两个方面来证明我的“错误”。他说:“小说伊始,作者便点明主题,将爱米丽化作一座‘倒塌的纪念碑’”,而且“福克纳在谈到这篇小说时并不否认他运用荷默及爱米丽两个象征性人物代表南北方。因此,无论就原文的语言逻辑或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我们均没有理由不认为爱米丽代表了衰朽没落的南方贵族阶级,是旧传统,旧价值观念的化身”[1](101页)。这是刘文中几个比较有论有据的地方之一。然而这两个论据都有问题。首先,他说是作者将爱米丽比作“倒塌的纪念碑”就不能成立。刘先生多半只读了中文译文。这个故事的译文是这样开头的:“爱米丽·格里尔森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4](15页)。刘先生误以为这是作者的话。其实“全镇的人”的英文原文是“our whole town”(我们全镇

的人)。这就清楚表明这是叙述者的话。即使这里没有“我们”，随意把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故事中的话当作是作者的话，也未免太轻率了。

其次，“福克纳并不否认他运用荷默及爱米丽两个象征性人物代表南北方”的说法也站不住脚。不知刘先生是否查阅过福克纳这次谈话的出处。1957年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驻校作家。某次在讨论会上回答学生的提问时，他几次谈到这个故事。其中有两处涉及刘先生提到的问题。一次是，有学生问这个故事是否是对北方或南方的批评时，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仅仅是在尽我所能写人。”他接着说，他所写的冲突“与其说是南北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人身上善恶之间的冲突，并指出这个冲突是在爱米丽身上[5](58页)。另一次他讲得更清楚。当有学生问，他是否用伯隆和爱米丽代表南北方，他的回答是：“(如果是那样)那仅仅是偶然。”(That would be only accidental.)这里他不仅用了 only 来强调 accidental, 而且句子用的也是虚拟语气。这其实已很客气地否定了这种说法。所以他接着说：“我认为一个作家太忙于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没有时间去意识到他或许会把象征意义带进他写的东西或者人们会从中读出什么。”[5](47页)当然作者本人不一定是他的作品最好的评论家。正如劳伦斯所说，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作品，而不是作者。但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原则总还是清楚的。尽管福克纳几次谈到这个故事时在具体表述上有差异，但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所以，说福克纳的创作意图是把爱米丽看作旧传统的化身并代表南方、而把荷默·伯隆看作新资产阶级并代表北方，是站不住脚的。其实福克纳不是要写象征性人物，而是要“写人”，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也就是前面引用他的话所说的，要塑造一个怀着“正常愿望”，“只想爱和爱人并得到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的姑娘的形象。虽然她没有招惹任何人，然而镇上人却认为她同伯隆在一起不符合妇道闺范而横加干涉，终于造成了她的悲剧。所以她是旧传统的受害者、牺牲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旧传统并非一无是处，福克纳对传统也不是只有批判。(他对传统的态度下面将略有涉及。)传统是复杂的，这同镇上老一代人对爱米丽的矛盾态度中可看出。他们同情她的贫苦与孤独，想方设法帮助她，甚至为她有所“寄托”(指她同伯隆在一起)而“高兴”。但他们不能容忍她违反妇

道闺范，成为“青年的坏榜样”[4](19页)。关于这些，我在《为什么献给爱米丽一朵玫瑰?》中作了具体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

当然，否定了爱米丽是传统的化身和伯隆是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不等于否定了故事中的新旧冲突。《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确表现了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及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冲突，它可以说是故事的子主题。不过它并不主要表现在爱米丽和镇上人之间，更不是表现在刘先生所说的“爱米丽与荷默的恋情”上。还必须指出的是，从刘先生对“新旧”双方明显的褒贬态度可知，他认为叙述者乃至福克纳都是站在“那个前进的，生机盎然的新世界”一方而反对“衰朽没落”的旧贵族旧传统。然而我们将看到事实恰好相反。刘先生很细致地分析了新一代镇政府派人去收税的事件。这个事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旧冲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沙多里斯镇长出于同情而免去爱米丽的税款之前她家和她本人一直都是纳了税的，所以纳不纳税严格来说并不一定代表新或旧。问题是出在爱米丽不知道或不能理解世道已经变了，有些传统价值观念已经丧失了，也就是说“沙多里斯”已经死了。她不能相信，一个绅士，一个堂堂镇长代表政府对一个女士说的话不算数了。这是她拒绝交税的直接原因。不过税收事件的主要意义不在这里。叙述者刚讲述了上任不太久的沙多里斯镇长如何编造了爱米丽的父亲曾借款给镇上，这样既可免去困境中的爱米丽的税款又不致于伤害她的自尊心的事情之后，马上跨越大约25年(这时间是这样推算的：免税是在1894年，这是故事中唯一确定的时间，爱米丽去世的下限时间是1929年，即故事的写作时间，收税人员在她死前10年去她家，即大约1919年，所以这里的时间跨度大约为25年。另外顺便提一下，这样算来她大约在1889年毒死荷默·伯隆，那时正是80岁的史帝文斯当镇长。)的时间直接讲述新一代人前去收税的事。这其实就是把两代人进行比较并因此而反映出老一代人富有同情心并顾虑周到，而新一代则丧失了老一代的优良品质和一些好的传统价值观念，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冷酷的金钱关系。刘先生不同意沙多里斯们富有同情心的说法，原因是他认为“‘这一套话(指爱米丽的父亲借钱给镇上的故事)，只有沙多里斯一代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样头脑的人才能编造出来……’分明是在揶揄沙多里斯这一代老贵族

的做法”[1](104页)。这里的确有点揶揄的口气,但这是那种“指桑骂槐”的方式。刘先生没有捕捉到叙述者的言外之意。叙述者实际上是在讽刺那些只知道金钱价值的新一代人根本编造不出甚至连想都想不到要去编那样的谎话。而那些“谎话”恰恰反映出沙多里斯们身上一些可贵的东西。刘文分析了故事叙述中时序颠倒这一手法。但这一手法不仅“使小说结构奇突,情节跳跃”[1](105页),而更重要的是其深化主题思想的艺术功效。作者用这种手法打破时空界限,把过去和现在直接放在一起,在它们之间造成鲜明的对照,从而使读者深深地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沦丧。

这种在新旧之间对比的例子在故事中还有很多。比如,为了帮助爱米丽,沙多里斯一代人请她教他们的女儿孙女画画,这实际上是找借口以便能给她一些钱。但紧接着,叙述者就指出,当下一代长大后就再也没把孩子送来。另外,当伯隆的尸臭(人们不知道是尸臭)使周围的人难以忍受时,镇议员们召开会议,四人中三个是老人,一个是年轻一代的代表。老人们很有绅士风度,不愿伤一个淑女(lady)的自尊心,而那一个年轻人则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他说:“通知她把屋子打扫干净,限期搞好,不然的话……”[4](17页)。这也是很鲜明的对照。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不然的话”的英文是“if she don't”。这是明显的语法错误,这是叙述者乃至作者对那些既无同情心又无教养的新一代人的巧妙嘲讽。会议的结果否定了青年人的意见,而派人(很可能是议员们自己)在晚上悄悄前去撒石灰。这一事件不仅在两代人及其价值观上作了鲜明对比,而且还巧妙地暗示出,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即爱米丽的爱情悲剧发生时,虽然形势在开始发生变化,但传统势力还占着压倒优势。这完全符合南方的历史状况。

其实,正如刘先生所指出,“新旧对峙”在故事一开头描写爱米丽家的房子及其周围的环境时就已表现出来。叙述者将爱米丽家破败的房子同周围的汽车房、加油站、轧花机厂相比,说它是“丑中之丑”。这里的“丑中之丑”的译文可能误导读者,使读者会同刘先生一样认为是“最丑”的意思。其实不然,它的原文是“an eyesore among eyesores”,意思是说爱米丽家的房子同周围的建筑物一样也是丑陋的。然而她的房子之所以丑陋主要是因为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而周围那些崭新的建筑物竟然也同样丑陋,那就

只能理解为它们庸俗的风格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丑陋,这也清楚表明了叙述者在“新旧对峙”中的立场和价值取向。顺便提一下,这里福克纳是在描写20世纪20年代末,即伯隆被毒死约四十年后(刘文说伯隆的尸体在爱米丽家中“达二十年之久”,是不对的,应该是四十年),强大的工商文明正在无情地侵蚀和摧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时的状况。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福克纳同故事叙述者的关系,二是福克纳对新旧冲突、对过去和现在、对传统与变革的态度。这二点是密切相联的。前面说过,我认为叙述者不太可靠,而非完全不可靠。也就是说他在有的方面不是可靠的。他的不可靠性主要表现在他对爱米丽的看法以及对她的爱情悲剧的根源和责任的说法上。他对爱米丽的爱情悲剧的解释既同他自己所提供的事实相矛盾(这一点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已讨论过),也同作品的隐含作者批判南方清教主义妇道闺范对妇女人性的压抑的主旨或意图有很大距离。然而在对待新旧冲突上,叙述者同隐含作者在许多方面则是一致的。特别是对待新生工商阶级的态度上,作品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距离。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叙述者能代表隐含作者,是可靠的。另外,对福克纳思想的研究也可证明《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叙述者在这方面的可靠性。

福克纳对过去与现实、对传统与变革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同乔伊斯、艾略特、庞德等现代主义文学家以及大多数美国南方现代作家一样,福克纳也是保守主义者,其思想核心是向后看的历史意识。他反对资产阶级工商文明,为传统美德的沦丧、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感到痛心疾首。然而这绝不是说他对传统盲目赞美。虽然他情系旧传统,热爱故土,对旧南方充满怀恋并热情歌颂体现在前辈南方人身上的勇敢、同情心、荣誉感等优秀品质,即他在诺贝尔奖演说辞中称之为“人类昔日的荣耀”那样的美德,但他清醒地看到南方传统中的罪恶,比如种族主义和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迫和摧残,并在创作中对此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艺术的表现。他之所以一生都在尖锐地批评南方,正是因为他是那样深深地爱着故乡那片“邮票般大小的土地”。他曾说过,他是在履行一个作家神圣的职责,他“羞辱它”是为了使它变得好一点。他比19世纪南方庄园文学家们及其在

20世纪的传人如《飘》的作者远为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因为自己对故土的热爱和对传统价值观念总体上的认同而掩盖南方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无法容忍对人性的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摧残。如果真要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的话,那就是作者对他所钟爱的南方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罪恶,特别是种族

主义、清教主义和工商主义,所作的不断深入的探索和揭露。严格地说,这也正是《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主题。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虽然福克纳怀恋旧南方,鄙视现代工商主义的唯利是图,但他仍然揭露和谴责了旧传统中的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对妇女的摧残。

### 参考文献

- [1]刘新民. 主题、人物、艺术手法[J]. 名作欣赏, 1997, (6).
- [2]肖明翰. 为什么献给爱米丽一朵玫瑰? [J]. 名作欣赏, 1996, (6).
- [3]肖明翰. 试论福克纳笔下的妇女形象[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3(4).
- [4]福克纳. 纪念爱米丽的玫瑰[J]. 杨岂深译. 名作欣赏, 1995(6).
- [5]戈韦恩和布纳特勒. 福克纳在大学[M]. 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 1959.

## “A Rose for Emily” Once More

XIAO Ming-h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Hunan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narrator in “A Rose for Emily” is a spokesman of the outdated tradition. He helps the towns-folk shirk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using Emily the tragedy. Emily’s love tragedy is not caused b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but by the tradition with the Puritanism as its core. Faulkner’s attitude towards tradition and change is complicated and contradictory. He criticizes the Puritan tradition of the south of the U. S., while feeling regret over the loss of some traditional virtues, and at the same time criticizes and satirize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ncepts of the capitalist values.

**Key words:** narrator; theme; Faulkner; Puritan tradition

[责任编辑:张思武]